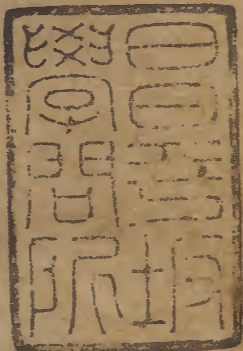


春秋錄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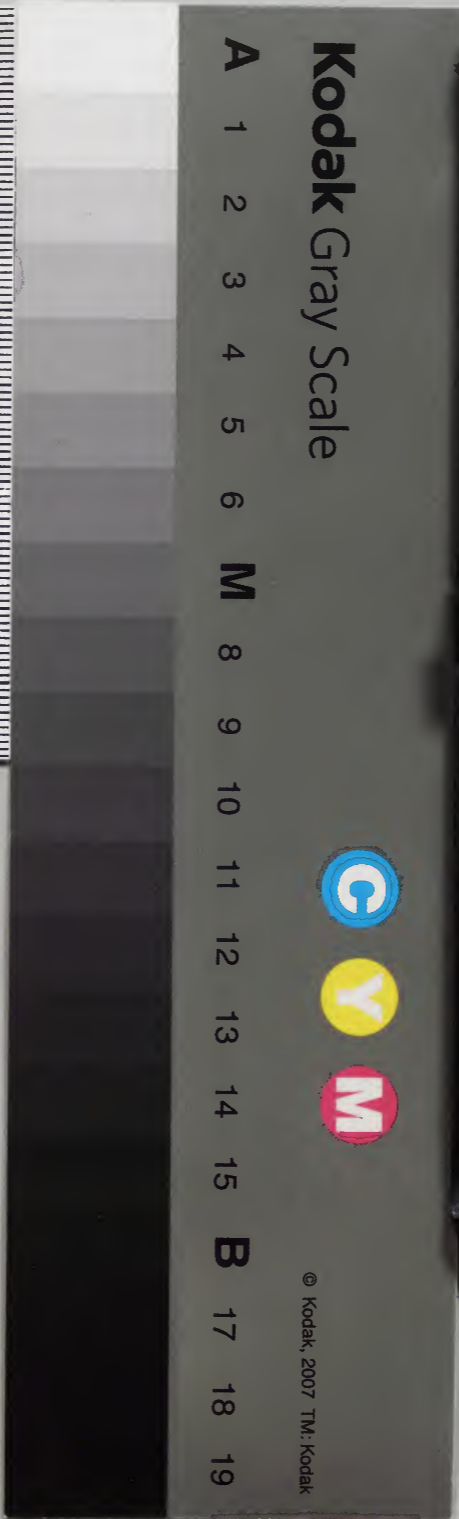
成襄



十二之三

漢書門類			
八	四	三	三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五函	八四一三
架	冊
番號	漢 8413
冊數	7 ( 6)
函號	275 73





春秋錄疑卷之十二

宣公名黑肱宣公子毋穆姜夫人齊姜在位一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冰

肅

日  
書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常燠故無冰也按洪範傳云云而常燠  
 應之人事失故常燠也古者日在北陸而歲冰云云之職凌人  
 之職於燮調愆伏之事以其末言春秋雨雹冰雪無不悉書欲  
 人主觀於陰陽寒水云云於未亂亦燮調愆伏之事也以其本  
 言本末備舉然後王事備也故昭公大雨雹傳曰夫山谷之冰  
 云云亦古者本末備舉云云微以雨雹冰雪言與人而微事有  
 小句並看慎微以無不悉書言悉書者所以慎微慎微所以備



王事也或因下有制治未亂句以微字作微漸說恐傳無微漸之意○人事之微則有不登不記以所載必經邦大訓也天道之微無不悉書者使人君察於陰陽云云以制治未亂正所以為經邦大訓也下王事與上燮調愆伏之一事事字相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言其理春秋雨雪冰雪悉書見諸行事也其曰天人一理云云即洪範傳之意

春秋志常燠之變所以明合一之理也

不雨 雨雪 雨雹 無冰

觀春秋每謹於天道皆所以備乎王事也

三月作丘甲

作丘甲益兵也破題之句古者九夫為井云云此司馬法一

之賦也據司馬法成出一乘之賦以見魯人益兵之非唐太宗

問李靖云云共七十五人據李靖論司馬法一乘之制以見魯

人所益之數雖未知其所作者或三甸而增一乘或每乘而增

一甲揔而言之司馬法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云云百人為

兵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也作丘甲者令一丘出一

甲也謂使丘人作甲者與益兵之說不合謂丘出甸賦加四倍

者與增三之一之說不同九夫為井四方共一里也四井為邑

方一邑為二里四邑為丘方一丘為四里四丘為甸方一甸八

里旁加一里為成甸六十四井甸外四旁各加一井之地方里

為井今四旁所加正及方里之數也故曰旁加一里而其實加

三十六井也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百井除宮室涂市三分之



一其實六十四井甸雖六十四井之田其實百井之地成雖百井之地其實只出六十四井之賦田制以家起筭故言四井為邑云兵制以十起筭故言井上為通通十為成各從其宜耳按司馬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出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謂之乘馬且以民數中家計之一家六人二家十有二人可任用者五人一井八家四十八人可任用者二十人司甸出七十五人蓋於一甸六十四井之中五百一十二家之內一千二百八十人可任用者擇七十五人備征伐籍於司馬又井十為通通疋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與前數不合者前言惣籍民兵此言調發

民兵可見周家優民之至也。○按文定論作丘甲雖據司馬法一成之賦而其意以為益兵只是益人故於用田賦則據國語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是謂馬牛之賦出自商賈不宜使有田者出之以重困農民故春秋書用田賦為不宜用也若以作丘甲為并益馬牛戈盾之類則賦出於田是也不應又有先王制土云與周制定不毛者云之論

靖曰周制一乘云詹氏道傳曰書孔疏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曰輕車共七十五人甲士三人分統二曰重車共二十五人所以佐兵車兵車以戰大車以載鎬重兩車惣百人靖所言者專舉戰車云爾其實丘甲之作不為益兵車其重車亦不得不隨之而益矣。○然則一丘所出云共百人為兵



矣四丘為甸出七十三人以七十二人而四分之則每丘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後具一乘七十二人之數而統之以三甲士為七十五人以七十五人而三分之一甲二十五人也今一丘出一甲是每丘多前制七人而為二十五人四箇二十五為百人則知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是一丘出二十五人為一甲也故曰丘甲而甸有四甲士分統也。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云而增一甲乎當時所作者若是計甸而增乘則一乘三甲如古然古者三甸三乘今三甸有四乘矣是其所增者乘也若是每乘增一甲則一甸一乘如古但古者一乘三甲士統七十二人今一乘有四甲士統百人矣是其所增者甲也或三甸而增一乘或三甲而增一甲其實皆增古者三分之一而皆為使

一丘出一甲而後可以足此數也諸侯之地可出兵車千乘昭公蒐于紅葦車千乘固其所也以為計甸增乘何也蓋兵車千乘乃摠籍民兵之數非調兵之而有千乘也調兵之而有千乘則其摠籍又不止千乘矣

望國益兵以困民春秋深罪之也

作丘甲 蒐于紅

望國益兵而困乎民既可訊簡兵而專於臣尤可譏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云故往結此盟以除說出盟約緣故以下二意皆從此內說出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是兩箇柱頭盟非春秋所貴云豈固本保邦之道乎自赤棘晉



地上說故曰遠與晉尋盟也書又晉侯云罪可見矣自其稱  
 及魯所欲也句上說故曰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言赤棘與  
 稱及皆事實應書的然斷罪就事實上見二意通責季孫其曰  
 成公即位之初者語其時爾觀傳者今季孫當國云故往結  
 此盟可見。上長亂意輕國用民力難給意重下儉齊懼晉意  
 輕忿懟君父之心罪重

春秋於內臣之結伯信惡其事之非誅其心之逆

至筮 立甲 赤棘

自作立甲截以赤棘內不臣晉民二意對上不臣晉民二邊各  
 有書法或多歸父如晉公即位脚作事實恐不必

春秋既於望國行事而各著其失復因望國講信而各著其罪

作立甲 赤棘

此題就立甲與盟上分別通重固本保邦意俱責季孫  
 望國始備外而益兵固可譏繼備外而要信尤可責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上不書戰者康公邀戎而與之戰耳不然王師豈夷狄之所能  
 與戰也下書敗績者康公邀戎而為所敗耳不然王師非夷狄  
 之所能敗也上意固所以謹華夷之分下亦所以謹華夷之分  
 也上不但言存防亦要見其抗為王道之失其失都在邀之一  
 字上見邀者乘其無備而欲以詐勝之所謂不以信持國也  
 春秋紀王威之褻於外既有以存大防復有以存大本

從王伐鄭 王師敗



上就書伐上見其失以與下書敗正其非對上以不稱天言則此傳無此意且與下比對不倫

王威始褻春秋存天下之防而譏之王威終褻春秋存中國之防而譏之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其憤如此大國憤兵非其義春秋直書以示貶焉

公如齊 行如父 斷道 赤棘 伐北 戰鞏

行父如齊截上下俱重魯說伐北鄙只帶在下用

望國始越禮而事大也既可譏終違義而仇大也尤可貶

伐北鄙 戰鞏

大國構怨而非義固可說望國報怨而非義亦可責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侯使良夫石稷將侵齊尚未侵也及與齊師遇還不還在良

夫耳乃曰以師伐人云不如戰也此乃良夫憤怒笑客之事

而志在交兵也春秋主衛者罪其交兵之憤所謂惡以兵刃相

接也非罪其將侵齊也專主良夫說

與國構怨而交兵春秋所以責之也

斷道 伐齊 新築

此題重經看以斷道伐齊罪衛侯以戰新築罪良人分做分使書法

春秋詳與國之無好有責其君之構怨者有責其臣之志戰者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上雖並舉四卿然曰為季孫一怒云又曰然後政自季氏出

矣則所謂堅冰之戒亦明矣句獨指季氏言也下雖曰諸國大

夫以一笑之微云故以四國主之然當時卻克則晉主兵之

罪為重也○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作三句看上言三軍下

言四卿

春秋紀列國交兵也有示專兵之戒有示忿兵之戒

伐衛及戰 戰邲 戰鞏

春秋紀兵有常例以立法者有變例以示戒者

戰邲 戰鞏

春秋紀兵有常例以嚴將兵之責有變例以示專兵之戒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表婁

此傳比陞之役與鞏之戰以前之不言及照後之所以言及之

意也言陞之役乃威公仗義楚人自服而求盟而桓公退舍禮

與之盟求盟在楚而不在齊也故不可以言齊及鞏之役晉人

非義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自服求盟也晉大夫云則國子

不可而去之矣後乃云而與之盟求盟在晉而不在齊也故

當以晉及上以仗義以致屈完自服為重而退舍禮與之盟順

帶下後以不義無以服國佐為重又不以聽命以下事亦順帶

下二邊各上段重下段輕故傳末摠結以制敵莫如仗義云

而強弱勝負非所論是應上段之意不然晉兵非義國佐非心



服晉雖欲效齊桓退舍之禮而無不以德命之事然亦何足以比召陵之萬一哉

春秋著伯臣有要名之實所以見伯臣無服敵之義也

盟于袁婁

此題姑主二意始既不能以義責齊後又不能以禮待齊所以國佐不可而汲汲強盟之也書法恣在以晉及之

強國強敵以要盟春秋所以罪之也

戰鞏 如師 袁婁

此題將齊雖侵晉至非有擊強扶弱之心一段入在戰鞏傳國佐如師將以賂克至及以晉人及之一段與上對上下書法皆在以晉及之上見

春秋既責伯臣服敵不以義復責伯臣待敵不以禮

楚伐鄭 伐楚次 于師 召陵 伐北鄙 戰鞏 如師

袁婁

強夷猾夏伯主義以致其服而退盟禮之可美大國虐鄰伯主力以屈其服而進盟要之可譏

伐楚次陞 于師 召陵 戰鞏 如師 袁婁

義以致敵而禮之者可予威以屈敵而要之者可譏

于師 召陵 如師 袁婁 同前

取汶陽田

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子云則其或在封域之中或以侵小而得者皆未可知也此所以必請於天王以正之者也



汶陽田當時人都說是魯田文定本孟子如有王者作之言以斷春秋書取之義然則宜柰何以下論其所以處之之方即請於天王以正疆理之事也

望國復地非其道春秋特書著其罪

戰鞍 如師 袁婁 取汶陽田 合

伯國制敵非義固可譏望國復地非道亦可譏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兵始舉春秋責外臣之肆暴夷好繼講春秋責內臣之貽辱

會于蜀

侵我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書只是不書侵伐便是非言不書致賂納質之事也書法只是直書其言書其重者云只是言

不書侵我之非諱詞而乃所以為直書也此傳從心上議論故

歸結在史外傳心要典句書曰必有忍云云之方也一段正是

說出行父為國上卿所以使其君云云之患之道也

春秋志內君屈尊於外所以責內臣貽辱其君

斷道 戰鞍 會蜀

內臣始逞忿於外春秋屢譏之終貽辱於君春秋深責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

人盟于蜀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云云衆所推也此乃春秋立文通例以此

照主盟者楚之實以主盟者楚之實引起下段西向服從而與

之盟之實也只重此一意傳中楚僭稱王云云猶主夏盟此意



最重正是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云君臣之義滅矣之意  
 不然春秋何薄於楚何厚於晉也書法只是國卿稱人其書公  
 不諱不必另作一意言事同而既貶云正始之義也此春秋  
 立文通例此盟不諱公非是無貶人列國所以人公也  
 春秋紀外夷為主之盟而深貶列國從夷之非焉

會蜀 盟蜀

會蜀書法只是書公會嬰齊盟蜀書法只是人列卿  
 好始講春秋著內臣之貶辱於君信繼講春秋罪列卿之屈節  
 於夷

敗蔡 盟蜀

遠人僭王春秋黜之嚴中國從夷春秋貶之深

盟幽 盟齊 翟泉

春秋於望國之講信必隨其事而隱其失也

盟齊 盟蜀

二邊俱是從夷但上邊要見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意  
 下是西向服從推為盟主上書法重人列國而沒公意只帶過  
 下書法重人列卿而不諱公意亦帶過

信始講於交夷既可貶信繼講於從夷亦可貶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按左氏至畧而不紀勝負微也此一段自其復怨勦民潛師掠  
 境與專用詐謀之事度其彼此之罪而無所重輕置而句論也  
 惟以附夷擾中國之事言之則鄭人之罪尤為重故晉侯稱爵



而以伐書見其有詞于伐意在責鄭非予晉也畧而不紀勝負微也以前不必重

春秋紀兵有所以罪附夷者有所以罪忘親者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不恭之致就緩於迂主說

春秋志內災其致之也以不恭其處之也以非禮

乙亥葬宋文公

此不是以踰時為厚葬之實乃以踰時為厚葬之驗也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此春秋所以作也句要重以其事之關係於君臣之大倫故也  
不作尋常者

望國當覲王之時而脩事伯之禮春秋所以罪之也

取汶陽 如晉至

望國復地而未請於王春秋既貶之事伯而未覲乎王春秋尤  
貶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此題只是成公不知薄稅歛輕力役 云云以來之一意薄稅歛

應稅畝輕力役應作丘甲二者脩德政之大目也

春秋譏望國之攻故邑以其失服人之道也

稅畝 丘甲 圍棘 多取汶陽田股同



望國取民而非制固可譏服民而非道尤可責

汶陽 圍棘

春秋於望國有責其復地不以道者有責其服民不以德者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

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遂事之辱是辱其國二卿之抗是抗公二聘不重重在二盟諸

侯有聘無盟諸侯間問殷聘故云聘禮也邦國有疑則請盟於

會同聽命於天子故云盟非禮也不信何氏所謂既備禮相聘

不能相信而反覆相疑也亦猶未足效信釋疑又相軟血固結

之意

春秋紀大夫因聘而盟也隱國君之恥譏外臣之專

鄭伐許

此傳義利意重狄之者非狄其附夷也通論其從晉與楚者而

狄之也故曰利在中國云云而不知有義此其所以為狄况又

馮弱犯寡云云重在一歲再伐之為已甚意伐許者以其事楚

而不事鄭也亦但知有利而不知有義也蓋中國之所以為中

國者以有義也鄭人所為如此狄之者所以謹其辨也舊說從

夷虐小分二意看然非義利二字說得真切則從夷虐小者豈

但一鄭何以不狄之也

春秋因二國用兵而夷之者以其所為不異於夷也

四國伐鄭 楚伐鄭 戰邲 晉伐鄭 去疾伐 鄭伐

貳國既徇利以從人復恃力以凌人春秋所以夷之也



四年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

鄭伯伐許

鄭襄既葬未踰年此時鄭伯當稱子而不名今稱伯者以吉禮從戎不復為喪也

貳國忘親以虐人春秋存爵以惡之也

鄭伐許 鄭伯伐許

虐小乃兩邊事實上重附夷下重忘親

前人虐小春秋黜爵以惡其不義後人虐小春秋存爵以惡其忘親

五年春王正月祀叔姬來歸

春秋錄內女之歸所以為父母之戒也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梁山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邾子祀伯同盟于蟲牢

書同盟亦只是志同欲之通例善惡則存乎其事以此時言之史策方有天王崩之文而同盟豈其時乎非特為不臣而立此同盟之文也

六年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武公而下四世為隱公、七世而為成公後人見魯立武宮而世事之遂以伯禽為文世室武公為武世室



○明堂位月祭逐月祭之也享嘗乃止者時祭也國語所謂月祀時享是也文廟之外去祖為壇高祖父也去壇為埴高祖也其廟已毀有所禱則就壇埴受祭也寄于祖廟而不得祭於廟先在壇而今不得祀於壇故曰去祖去壇若又從壇遷來埴者則前者在埴又為鬼矣其以次遷與五廟同武公之主至成公為鬼已久祈禱且不及矣况立廟以祭之乎○重在廟制上有廟則有祭之法是從廟制上說來的不須分看望國立廟為非義春秋所以譏之也

取鄭

此內滅國書取之始同一滅國也於外言滅於內言取施於外者不可施於內也同一內滅也於君言取於臣不言取施於君者不可施於臣也此傳不以外滅比內而以臣滅比君者大所重在於示尊君抑臣之義以戒後世朋黨比周之禍也文中要以滅項照講不必以滅譚遂照講

春秋於國君之覆小而隱其詞以存臣禮焉

滅項 取鄭

謹微意二邊俱用

權臣覆小春秋直辭以存義國君覆小春秋婉辭以存禮

歸父奔 朝吳奔

即內臣失位而見內臣之專即外臣失位而見外臣之專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此傳大意只是魯遣二卿云蓋陋之也上三年云至故特



書侵以罪之也原前日通好無故之事所以見無名可罪之也按左氏以下又要其後日通好無故之事以驗其聽命於晉之實亦所以見其無名可罪之意也。

總只無名一意而中間分兵戎重事邦交大倫逆做加良夫同侵望國狗伯命而虐友邦春秋所以罪之也

伐鄭 元聘 如宋 蟲牢 侵宋 侵宋 多壽納幣亦同但題脚參差

春秋紀三國之交鄰也其情無間而二國之霄鄰也其事無名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晉欒書帥師救鄭

每邊二意嬰齊為鄭之從晉而伐之况於伐喪豈義也欒書為楚之伐鄭而救之况於不戰不亦仁乎上脚大意是義下脚大

意是仁書法亦宜各使程文偏重在書救上非也盖伐鄭一脚亦是直書見罪

春秋深惡外臣霄貳之非義特善伯國恤貳之合義 晉欒書帥師救鄭

此題只重晉一邊二意恤患為所仗者義愛民為所存者仁伐者之罪著矣句輕只講末帶一句便了或者就内生楚一邊意對做失輕重矣

伯臣仗恤患之義而兼有愛民之仁春秋所以善之也 敗蔡于莘 伐鄭 救鄭

此題當重楚說救鄭不重只作伐鄭的書法上君臣下夷夏或加蟲牢一脚作鄭不當伐的事迹未當



遠人僭王春秋因肆暴而黜之遠人猾夏春秋託恤患以非之  
蟲牢 伐鄭 救鄭

春秋原二國從義也外兵虐之者可貶內兵恤之者可嘉

伐楚次陞 于師 召陵 藥書救 蕭魚

伯國安攘之事雖殊不戰之美則一

次陞 屈完來 會蕭魚 執良霄

劄伯不戰而致人之服可予復伯不戰而堅人之從可褒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初食則為災所以備之之道不盡也有司之過也再食則為異

所以應之之道不盡也乃亡賢君之故非有司之過也至成始

弗戒矣正是說出亡乎人之意只重此一意或將備災之道

亦作一意非也

春秋紀郊牛迭傷於小物所以著國君弗戒乎權臣也

歸父如 戰鞍敗

前人有虞強家之專猶可幸後人弗戒強家之專深可憂

吳伐邾

吳始見經 故紀於禮書 云仲尼之制也據此以知春秋進

退諸侯之實

春秋於僭號之國必因其猾夏而黜之焉

伐鄭黃池

此題通重僭王上脚言惟其僭王所以因其猾夏而狄之下脚

言惟其僭王所以雖主夏盟而強大但如四夷之大者而稱子



亦不以本封之伯爵與之也

春秋惡遠人之僭號也始因用兵而既黜之終雖主好而猶御不知猶三望

諸侯之望以始受封者為正楚子據後世并兼封畧而言者也非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杞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句此意凡在罪楚凌夏題中均不可脫蓋春秋謹華夷之辨如非誅亂為重楚兵加內未有不黜也此題只重楚伐晉救鄭對做馬陵只附救鄭內做事迹與伐鄭內師于汜相對不必重蓋前此晉遣上將以下只是說楚勢盛諸侯懼而同病之故無斷之之辭也

外夷霄貳而勢張春秋所惡伯主恤貳而謀協春秋所嘉

會救鄭

春秋美伯主之勤于安攘既見猾夏者之惡尤見從夏者之善

救鄭同盟于馬陵

馬陵一脚本無意義可不出題若出姑就予之說然其實非傳意也

伯主兵舉而勤安攘之義固可予信講而協安攘之謀亦可予

入陳 伐鄭 伐鄭

入陳主君臣伐鄭主夷夏○下面題服雖多不過是善晉救以罪楚爾

外兵始舉於討貳春秋深予其功外兵屢舉於爭貳春秋深著



其罪

伐鄭 書救 伐鄭 八國救 馬陵

救鄭馬陵傳內本無安攘尤勤意然亦可以就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內許之兩伐只先說起重重下兩 上馬陵可無出若出亦只做事實與前遇于桑隧事實相對

春秋始惡外夷猾夏而伯國命將恤患既可予終惡外夷猾夏而伯國自將恤患尤可嘉

吳入州來

八年春齊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此題把齊人貪得於事迹內先說起將來言與歸之于分晉魯說以季文子知晉人二命之非不能正辭以拒之而徒私於韓

穿對每邊各帶一人說下書法摠結

春秋於內地之復失有罪伯國之二命有罪望國之不立

取汶陽 歸汶陽

此題上只主魯下只主晉多于鞍同

取已之地不以道春秋之責在望國歸人之地不以道春秋之責在伯國

華元來聘

夏夏宋公使公孫壽宋納幣

大國齒婚踰乎禮春秋特書以致譏也

壽納幣 行父致女

齒婚過於厚者固可譏致女過於厚者尤可譏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此與文公不同文公喪制未畢不當責以朝王成公則當入見而不入見當如京師而不如京師故以罪邦君之不王與下句並說都在來賜上見君天下而稱天子於講首畧點起

河陽 錫命

春秋於尊號有以臨天下言者有以君天下言者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來聘而後會伐見晉之義不足以令人也來聘而遂會伐見魯之志不能以自立也

春秋紀兵好之舉有見其昧于義者有見其屈于勢者

吳伐邾 燹聘 伐邾

每邊重晉上吳伐邾見晉之不救是不仁也下來聘伐邾見晉率諸國伐之是不義也曾只兩邊畧帶之或只重魯說恐無伯義始失於恤患固可譏伯義歎於霄小深可貶

衛人來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夫盟非固結之本也句重傳後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也應此句傳內夫信在言前者云自行則誠信者固結之本也特書同盟亦只是志同欲之例以其事言之當為罪晉也伯國講信以要貳春秋特書以罪之也



言田

盟蒲

多出取汶陽公如晉只作事實

伯國始令人而失信固可譏終要人以協信深可貶

戰鞍

如師

袁婁

取田

言田

盟蒲

合

義不足以服人而要以盟者固可譏信不足以服人而要以盟者亦可貶

夏季孫行父如宋晉人來媵

春秋貶內禮之過而見賢女之行著於家貶外禮之過而見賢女之名聞於遠

加三媵作体同但須摠叙用後破

春秋紀婚禮迭譏其禮之過因見其人之賢

鞅羽

來媵

致女

祀樂舉春秋因褒以見先世之僭嘉禮行春秋因貶以見其人之賢

晉人執鄭伯欒書帥師伐鄭

殺伯鬪不書一意不用只重責晉罪鄭三樣分做

圍江

救江

執鄭

伐鄭

合

外夷虐無罪春秋存伯國恤患之名伯國討有罪春秋削外夷恤患之實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庚申莒潰莒城之民潰也渠丘城惡衆潰又在其先左傳於城惡上重城惡故言潰也胡氏於莒潰上重潰者民逃其上也使莒有令政民將效死不去何至於潰哉故曰經於莒潰特書日



以謹之以明云之急耳

春秋特謹小國之被患以其不能固邦之本也

秦人白狄伐晉

春秋紀兵既貶強國結夷之非尤見伯國致寇之失

伐秦 伐晉

伯國資夷以報怨春秋直辭以貶之強國資夷以報怨春秋微

詞以貶之

秦伐晉 晉伐秦 晉伐狄 秦伐狄

二國始以同類而相仇可貶終資異類而相仇可貶

言田 盟蒲 秦狄伐晉

春秋貶伯主之失信於人也既因要盟於內而譏之復因受侮

於外而譏之

城中城

中城又城其城之中也魯人懲莒潰之禍而為之者也其為倣

守益微矣句重然則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云至獨城郭溝池

之足恃乎申說傳首經世安民云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

句中之意以見城中城之為倣守益微也言百雉之城七里之

郭設險之大端不過如此言其小也與城中城相對看謹於禮

以為國言不以城為險而以禮為險也觀體險之大用則城中

城者不為倣守益微乎謹於禮以為國云者特為當時成公

幼弱政在三家上替下陵公室不張而發此論耳

望國益事夫設險之微春秋深譏其昧體險之用



莒潰 入鄆 城中城

小國無備而致寇者固可說望國益備以防寇者亦可說  
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句要重解在夷侵宋傳書法當在書侵上

春秋於與國唐人既罪其寵親之私尤罪其徇人之失

年聘 背侵

寵同氣以脩禮者固可譏寵同氣以將兵者亦可說

秋七月公如晉

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是以諸侯葬諸侯為辱也諸侯莫在魯人辱之者是以諸侯莫在為辱也二說皆是諱辱然所指之辱不同耳

望國違禮以事伯春秋諱辭以示譏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此傳前段君不君臣不臣是就已前上下相盟事一斷不必用只就叛盟失信而出奔上責周公今日之出政令不行於天下是不能以四海為家故連逃之臣有所出也

春秋惡王臣之自絕傷王道之已墜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晉主夏盟云之意矣言其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則其書法當曰乞也就書法論之聖人作春秋云以後說出報怨貪得與誅亂討賊相對此以其私不得不乞彼以其公何至於乞傳



意重在貪忿上不是譏其不以王命與師也

伯國徵兵以報怨春秋所以譏之也

遂乞伐鄭錡乞伐秦厲乞伐楚莖乞伐鄭魴乞救宋晉只出

一脚同

內外每求人以報怨春秋皆卑詞以示貶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經中書如京師上此其不言朝而言如者因會伐而行實非喪

服畢小聘夫聘終巡狩于方岳之朝也故經不得言朝而但言

如也因會伐而行句與下文喪服畢云相對看朝字與如字

相對看云此傳罪諸侯之慢王曰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

脩朝覲之禮者云又曰古者諸侯即位云獨此年書公如

京師又不能成朝禮則仲尼為此懼作春秋雖因此事以致其

意而其罪十二公之闕於述職蓋通乎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非

但責伐秦之諸侯也其書曰如京師云之慢也却是事實的

書法正意歸重在又書公自京師云存人臣之禮上故下文

古者諸侯云皆所以發明其說而摠結之此以伐秦為遂事

之意也一句抑縱予奪通一經書法而言不止為此事也

諸侯觀王而有所因春秋所以重致其意也

曹伯廬卒于師

公至自伐秦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只是刺不親迎一意

望國婚禮而失其正春秋直書以致其貶

十有五年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同盟于戚

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云云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凡斷執諸侯之是非皆是以此傳二意為律令

伯主討罪而歸於王春秋特書以表其善

如京伐秦

執曹

合

以庸禮討罪立說

禮備而昧尊王之禮者春秋深致其意刑舉而得尊王之禮者

春秋獨致其予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

楚

題只出元奔元歸

不能治官敢賴寵乎句意重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

云正是

本此句說但蘇重在奔上看言惟其能奔是以能討也胡氏以

不賴寵

云

正可知矣二句並說以國人皆許之討而後入正

所以治官而不賴寵也所以為正也

春秋特與外臣一以其去國之正一以其復國之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

公子鱒邾人會吳于鍾離

此會吳之始亦晉以大夫為會之始也○楚與吳一體僭王楚



在他公時未嘗殊會也而吳獨殊會故傳以成襄之間中國無  
霸聖人傷之故特起此殊會之法二邊大意皆是謹華夷之辨  
春秋紀遠人同內好畧辭以絀外之僭殊辭以傷內之衰

首止 鍾離 于祖 于向

春秋既殊辭以正君臣之分復殊辭以嚴夷夏之辨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水

春秋紀陰陽失節之畧著君臣取辱之徵

雨木水 沙隨 苕丘

春秋始紀陰陽失節之變以示其譏終紀君臣受辱之事以著  
其驗

藥廩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此題二意下文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者亦幸焉耳  
幸中楚子之目也則書法亦在不書師敗績上見

春秋於兵爭而不著外師之衄所以重外君之傷而著伯主之  
幸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國君見辱而無歎春秋特書以示義

假許 盟密 處父盟 取郟 却節

春秋紀事不沒其實以示公必婉其辭以存禮

假許 盟密 處父盟 取郟 沙隨

國事有歎春秋諱辭以存禮國事無歎春秋顯辭以示義



曹伯歸自京師

其言自京師是說事實以見所以累乎天王之意也書法還重曹伯不名上

王室縱有罪以復國春秋所以譏之也

執曹伯 曹伯歸 合

伯國討有罪春秋所予王室縱有罪春秋所譏

執行父舍之于苕丘

僑如出奔齊

及晉卻犇盟于扈公至

乙酉刺公子偃

戰鄆陵 沙隨不見 會伐晉 執行父 僑如奔 盟扈

若丘截上是晉卻犇聽僑如之言以脅魯下見范文子從釁伯之言以德魯若只出執行父于若丘與盟于扈兩脚同但只就

行父上說

伯臣於望國有因毀而脅之以威者有從善而綏之以德者

伐鄭同盟于柯陵

九月辛丑用郊

望國祀天而非時之甚春秋所以譏之也



秋錄疑卷之十三

襄公名午成公妾定姒之子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一年

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孫茂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

彭城

非宋地追書也楚已取彭城云三百乘矣故以為非宋地也

故以繫宋為追書而正疆域固封守即乃所以謹王度也

伐宋人彭城 圍宋彭城

用伐鄭次鄆傳意看○上伐宋以納魚石也不曰納宋魚石于

彭城下楚已取彭城封魚石矣則曷為繫之宋

外夷党逆而背乎義春秋所貶伯主討逆而合乎義春秋所褒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郕  
惟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之為悖說晉人降彭城以魚石等歸者  
義也鄭從蠻夷以助叛臣而遂伐之者亦義也伐鄭內雖亦有  
鄭人助叛意然却重在夷夏上傳末棄中國云裁之句可見  
降彭城以魚石等歸說在上圍彭城題下於伐鄭上重看諸侯次  
于鄭事實帶下輕伐鄭是晉韓厥次鄭是東侯之師此與伐鄭  
而次者不同此以伐之放義說伐而次以次之慎戰說程講次  
憲夫重君多壬夫侵宋題同

春秋紀內兵討罪見伯主所行放乎義削外兵恤患見二國所  
從背乎義

伐宋入彭城 圍彭城 伐鄭次郕

鄭附蠻夷擾中國亦在伐宋入彭城內見題或多出侵宋為鄭  
人從蠻夷之實恐不必作文以楚人助臣意說起以鄭從夷帶  
之以晉人討叛說起以伐鄭帶之二邊俱主君臣夷夏

圍彭城 伐鄭次郕

以君臣夷夏立說依次鄭傳放於義與晉

伯主始討叛邑而放於義可予繼討二國而放於義亦可予  
壬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營  
來聘 內外兼說

春秋紀列國修交鄰之禮而責列國失尊王之義

二年



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晉恥而城之從孟獻子之言奪其險而城以偏之也此題要見是聖人待衰世之意夫子曰大道之行云而有志焉故春秋之法以天下為公不倚城郭溝池為固而此傳云然者待衰世之意也

春秋因伯主之據險而責二國之失險焉

敗宋師取郕防城虎牢

啓疆而殘民者固可譏失險以危國者亦可責

城下陽城虎牢

二年

六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已未同

于雞澤

書同盟志同欲之實也平丘同盟以中國同惴夷狄篡弒之主為惡之大清立同盟以不能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而刑牲歃血斬以禦楚譏之則凡同病楚而盟者皆譏也蓋以中國懼楚自是不好的事此題上用清丘傳不能信任仁賢修明政事不能悖信明義尊主奉法對書同只是事實善惡存乎其事春秋於上下講信既著其謀之非復罪其分之瀆

柯陵雞澤平丘

摠序同單題體多伐鄭伐鄭袁僑如陳蔡歸同

于洮翟泉女栗柯陵雞澤平丘



此題只重王臣與盟一樣摠敘事實後把王臣將命云諸侯

守邦云意平分直書書法摠使同字不必用

春秋迭紀內外之盟而交著上下之罪焉

袁僑如會及陳袁僑盟

四年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

盟幽 隕石 取鄭 遜齊

春秋蕪帝王之道有不諱以從乎質有所諱以從乎文

盟幽 壬申公朝 午伐鄭 執宋仲幾

觀春秋不諱之文見春秋從質之中

九年

會吳于善道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

元吳人鄆人于戚

多善道同只作事實。戚之會來會而不為主者即其請聽諸

侯之好初意也請聽諸侯之好與慕義自通同看來會自是不

為主主之者諸侯也往與之會自是主吳主字上重看或將來

會與不為主分二意看非也會吳人善道亦是往與之會而主

吳但魯衛之大夫耳或將善道與會戚出題亦可 荆吳徐越

諸夏之變於夷者荆進稱人及進稱子見二來聘吳進稱人見

會戚徐進稱人見取舒越進稱人見伐吳首發荆聘傳再發耕

聘傳三發會戚傳四發伐吳傳文有詳畧而大意在慎用刑重

絕人却無異也傳內聖人之情春秋之義即是椒聘傳意徐人



取舒雖不發傳亦當依以傳者

遠人慕義而與好春秋所以進之也

會戚 會祖

進而稱人且列於諸侯矣貶而稱國尚有殊會之法在然傳只重稱人稱國上言

遠人從內而與會春秋嘉之遠人致內而主會春秋外之

六年

宮人滅節

遠人滅人之祀其事隱春秋誅意之法其詞嚴

七年

城費

此傳只重在越禮不度上所謂履霜堅冰云云弱公室之萌也

用人云云一句只帶下一說不必另作一意

城費 園費 合

越禮而固私邑見望國用世官之非以禮而毀私邑見望國用

聖人之效

行父如文行父如宣執父 成城費

上三脚為相三君而不顧所食之私邑

歷相而忠於君者前人之美世官而固其私邑者後人之非

行父如文行父如宣執行父 成

內臣歷著忠君之節春秋所以與之也

楚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鬍  
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題出至如會止書法只是書如會以致其志

二國欲從伯而未遂春秋致其志以示褒

如會 逃歸

大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足與楚而鄭伯如會二慶曰君若  
不來群臣懼有二圖而陳侯逃歸多于鄆只作事實起一頭兩  
邊俱就禮義上說皆所以存天理而抑人欲也

貴禮義而從內者春秋變文以褒之棄禮義而背內者春秋微  
詞以罪之

陳侯逃歸

夫義路也

云

出入是門發逃字之義傳內下令國中

云之

策正是禮義之事所謂由是路出入是門者也

與國棄禮義以從夷春秋所以罪之也

伐陳 救陳 陳逃

觀傳中今楚

云

觀今字則伐陳救陳二脚不當搭蓋伐陳救

陳是伐陳時事當搭圍陳會鄆方見今日之救而陳侯之逃為  
非也書圍陳而不言伐者既書圍便是伐矣諸侯會鄆即所以  
救陳也此題以善晉罪陳分二邊

伯國勤於恤小可予與國輕於背伯可譏

八年

公如晉

侵蔡獲燹國人皆喜而子產不順



春秋於二國之虐與國而罪其失保邦之道焉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邢丘之會晉悼公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也溴梁之會則諸

侯皆在苟偃怒而使諸大夫盟者也謹其始是對後此溴梁之

會言此題只重大夫貶而稱人上魯公在晉云只將魯來一

驗講中畧見之不必重也失正就失君臣之正言舉魯則諸侯

皆可知矣程分看差

伯主講好而委權春秋致貶以謹始

邢丘 溴梁

分二邊各用書法意要相照應

好講而政委於臣春秋謹其始好講而政傷於臣春秋專其終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此傳通是自侵蔡失謀上說來以畏天者保其國一句斷之信

任仁賢云親比四鄰即畏天之道也而子耳子國云武功

正與畏天意相反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強者傳前子馬欲

從楚句中事也其能國乎正所謂不能保其國者也平而不書

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亦猶蕭魚傳不書鄭會謂其不可

信也此句輕看既不是譏其不信於楚亦不是譏其屈服於楚

而不能伏信以待晉也摠只是說前日加兵於蔡以致其來討

正是不能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而姑為此不得已之

計耳

春秋紀二國受外夷之兵所以見其謀國之非也



侵蔡 獲燹 伐鄭

春秋既因二國用兵而著失謀之非復因二國被兵而見失謀之實

九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此傳叙事雖多只重知罃不與楚戰而還師以蔽楚上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迎來者所以蔽之也故夫善為國者不師

云以下直斷此意不師不陣王者之師也非以求勝也善陣不戰而勝者也伯者之師也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云似主武

子然當以晉悼公能用武子為主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正是此意此題或欲以晉鄭分看以書伐責鄭書盟善晉上棄子

展而從子駟下棄荀偃而用知罃恐不必春秋紀伯國因用兵而好講也而與其得制敵之方焉

貞伐 晉伐 盟戲 伐鄭 戌虎牢 貞救 伐鄭亳北 伐鄭蕭魚

與晉邊或只出盟戲蕭魚同遠善謀而致討者春秋致其譏從善謀而信外者春秋著其美

此題通主晉悼公前後相縮作或以于戲主臣蕭魚主君或以

于戲不戰蕭魚推誠為合俱非兵信始舉春秋美伯主得善勝之謀兵好終舉春秋序伯國成善



勝之積

伐鄭盟戲

楚伐

晉伐虢虎牢

楚救一駕

伐鄭毫北

再駕

伐宋

伐鄭蕭魚三駕

此題不分截止依傳一套做去

伯國屢爭二而得善勝之謀春秋所以善之也

十年

會吳于柤

遂滅偃陽

楚鄭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一駕

鄭子發鄭一駕

鄭子發鄭一駕

鄭子發鄭一駕

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云云以逼之耳若是斷荆

楚之斷為鄭蔽猶齊桓之城夷儀而戍之以救邢城楚丘而戍

之以救衛是謂救鄭也是以義服鄭也惟其駐師阨險以逼之

使其人民不享土地辛苦墊隘無所底告此所以為不以義服

鄭也而楚得以救書也觀此傳則城虎牢時已有罪諸侯之意

在但至此因不係鄭始發其意耳作文併城事實入講所謂伐

而復戍猶前志也一意作文結二書法書救不重善楚所以深

罪晉耳

春秋於諸侯阨險以逼二既明王制以罪之復托外救以罪之



伐鄭虎牢

諸侯設險以逼二國春秋明王制以罪之也

城虎牢 戌虎牢

若加救鄭不重只書法後帶使若城虎牢下多楚伐晉伐亦不重只與下楚救俱作事實用

貳國失險固春秋之所譏諸侯據險亦春秋之所譏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魯之舊也觀史克之頌可知文宣以來云謂之作舊屬

公者今屬私家為作三軍之實其後季孫宿救台云民屬公

可知矣為兵權去公室之驗昭公失國定公無正為兵權去公

室之禍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云之所宜鑒乃春秋書

其作舍之大意也 文定作三軍事實用左氏與公谷不合三

子三分國之民衆又各自壞其車乘以足成三軍三家各得其

一各以父兄子弟分而為四季氏盡取其四分故曰盡征焉孟

氏只取其子弟之半而以三歸公叔孫氏盡取其子弟而以其

父兄歸公蓋分國民為十二公得五而三家得七也曰季氏益

張則作三軍事出於季氏曰季氏盡征焉則盡征之罪尤重於

三家曰文宣以來政在私門則魯之失政非一朝一夕之故而

今日之作三軍不可專咎於襄公也大抵聖人之意於兵權不

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之所宜鑒上意重後書舍中軍意亦同

而季氏不臣之罪在其中矣

大夫變制以專兵春秋特書以示戒



作三軍 救台 士鞅聘 逐齊 春王

作三軍作一頭救台鞅聘作一脚逐齊無正作一脚揔斷兵權不可去公室上去救台是專說季氏鞅聘兼說三家

春秋謹大夫之變制以其權遂出於私而禍及於上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制衛侯曹伯齊世子光宮子邾子滕子薛伯杞子小邾子伐鄭三駕之二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毫城北楚子鄭伯伐宋

書同盟志同欲也亦只是事實不為既同又叛而特書同以罪之也欲見既同又叛之實比事以見盟不足貴之意而蕭魚不盟所以為美也

信講於從伯而兵尋舉於背伯此春秋所以惡之也

侵宋 伐鄭 毫北 伐宋 蕭魚合

鄭人患晉楚之故子展曰云故侵宋云此題自伐宋截上

罪鄭下與晉上從子展反覆之謀下聽魏絳息民之說用左傳合故不用知武子事

毫北 伐宋 伐鄭 蕭魚

二國從伯而失信春秋所譏伯國服二而推誠春秋所予

毫北 伐宋 伐鄭 蕭魚 良霄

伯主恃信無以保二國之叛伯主推誠有以堅二國之從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宮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自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論服定之



美自晉悼公謀於魏絳以下論駕楚之績所以恰好處蓋伯主以攘夷為績攘夷之績以不戰為尚也所以不以服鄭為績者蓋鄭是我中國友邦服鄭何足為績惟僭王之楚不能與之爭鄭乃為績也序績內重不戰上說允論召陵城卜事都是此意書法摠結會蕭魚上

春秋紀伯主之兵好而與之者以其推誠以感內不戰以屈也

城卜 伐鄭 蕭魚合

繼伯功成於詐勝春秋所譏復伯功成於善勝春秋所美

伐鄭 戊虎牢救鄭 伐鄭 毫北 伐鄭 蕭魚

此題為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罃而不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也書法結序績上多伐鄭盟戲即盟戲傳知武子明於

善陣云 專主知武子不戰說矣若止出伐鄭盟戲伐鄭蕭魚

舊說亦主盟戲傳專就知武子說竊意會蕭魚傳內摠論晉悼攘楚之績由於能用善謀其用謀之善一聽知武子事載盟戲左傳語中一聽魏絳事載蕭魚左傳語中則此二脚題出當以知武子魏絳分以外則不與楚戰以內則息民各分而書法亦摠結序績上為是然舊無此說若出姑主舊說伯國用善謀而成駕外之功春秋所以美之也

三駕伐鄭 蕭魚 執良霄 會申

此題多搭執良霄會申主不戰駕楚而楚不能與之爭推誠服鄭而鄭自此不復叛者二十四年但須總叙然後以駕楚服鄭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十有二年

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救台不重只重遂入鄆上以大夫無遂事一句律其罪或曰以下申說大夫無遂事之意重台在邦域之中句見季孫宿遂之於境內為有無君之心也書法在遂字其入者送辭與惡擅權意無干

內臣恤患而專於雪小春秋所以罪之也

十有三年

夏取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

孫蕩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卿使則大夫介大夫使則士介此君命使人之體也不使之免者季孫之強也不敢避者叔老之懦也晉人益敬魯使故二人並列于會

春秋於內卿並列于會而兩譏其使介之失焉

會伐秦

此題無傳須主殺先谷傳與會渙梁傳二意作

已未衛侯出奔齊

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罪一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只重蔑其冢卿而信其左右



諸侯失國由於臣春秋端本責其君

會于戚

十有五年

劉夏送王后于齊

只重劉夏說靖公合禮則不書者其常也於內只帶一句便了春秋紀王室之婚禮所以著所使之非人也

伐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十有六年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自今日說上二年云推本其所以

失政不臣之由在前日三會之過而以今日悼公既沒云為

宜也謹禮湏是謹之於微所謂善惡積於云而不預謀也不

是今日之事矣使大夫皆專之觀使字是有悼公之命荀偃怒

大夫盟則是無平公之命由荀偃怒而盟也

諸侯失政而權委於臣春秋謹禮而責歸于君

于向 伐秦 于戚 溴梁

賢君主伯而政屢委於下春秋謹其始庸君嗣伯而政遂委於

下春秋傷其終

牡丘 次匡 救徐 雞澤 如會 及盟 會向 伐秦

會戚 溴梁大夫盟

救徐盟雞澤雖大夫蒞之然諸侯猶與其事而大夫不得專也



故曰諸侯既次于匡又曰雞澤之會諸侯既盟也下三會雖亦有諸侯之命而諸侯不與其事故曰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云已自大夫出矣溴梁之會則諸侯皆在由荀偃怒齊高厚之詩不類而使諸大夫盟之故謂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也牡丘雞澤之委政亦要見罪之意

政出於上而復委於下春秋猶正其名政失於上而遂專於下春秋遂著其失

牡丘 次匡 救徐 雞澤 及盟 溴梁  
政委於下者春秋有所係以正其名政專於下者春秋無所係以著其失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上以天子世一見說起下以天子而讓說起下意不是不與魯僭天子之禮只是不與其受耳不與其受是懲淫慝一內外之意若說魯僭天子之禮則天子受之不為過矣乃曰天子而讓何也

春秋既不與遠人之脩朝亦不與望國之受朝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同圍齊

題無出十九年公至自伐齊方有書法

凡侵伐圍入云而圍之也就同字上解出同欲的事實與書同盟一般只是著事實而為舊史之文耳不然二百四十二年



之間何以知此伐齊之為同欲也書法重在其以伐致上於伐字上看不在至上看言不以圍致而以伐致所謂大其伐而免其圍之罪也若書公至此自是或志其去國踰時之久或著其會盟侵伐之危之例與大其伐無干或將同與至分看恐非。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所以見齊人之罪有可伐重罪齊上春秋於此有沮橫逞云云以下正是此意非主於與諸侯也大字只如大家大眾一般不可看得太重此伐亦不是請於天子而誅亂討賊者若於大字看得太重亦與下免其圍齊之罪句相背况免其圍之罪而伐之罪亦未嘗不在也春秋無義戰敵國不相征凡伐字圍字都是不好的字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則圍之字重於伐耳

午伐鄭

十有九年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此傳以古之為師不伐喪句為主世衰道微云云之心聞齊侯卒而還此春秋所以善士匄也若非有不伐喪之心不以其專而善之矣或曰以後論所以可尊之意亦重在而况喪必不可伐上去不可相對看但此題只出侵齊而事實書法皆在至谷以下

伯臣行師而有惻隱之心春秋所以善之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二十年



蔡公子履出奔楚

公子不去國履燮之母弟則貴戚之卿也當時若能聲蔡人殺燮之罪以從先君事晉之志乃其職所當為亦其力所能為則正國保身之道兩得之矣今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故謂進不足以正國而退不能保其身也只就出奔楚上看傳意只是如此進退二字不必太泥正國屬國事自是前進的事遠害屬身家事自是退後的事凡公子不去國去國者皆貶公子貴戚之卿親而且貴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保其君何至於出奔言奔則雖奔齊奔晉亦非公子之道矣况履又奔於夷狄哉公子不去國故蔡季之奔為權而季友之奔不書者為賢者諱也春秋責季戚之去國以其既無以正國又無以保身也

黃出奔楚

此題解見殺寅虎傳而殺寅虎傳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至因夷狄之力而後能克此屬不能殺寅虎上欲去其親而不能保其弟黃而致其奔上諳懇之大國而不能辨一句即欲去其親而不能保意下句指實而言爾

貴戚避難而去其國春秋端本以責其兄

二十有一年

邾庶其以濇閭丘來奔

不言及與不言叛書法不用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著矣就是前接我不以義意受叛臣納其地還要知公在晉是季



孫受之

春秋於叛臣附內有著所接不以義者有罪所受不以義者

送叔姬 廢其奔

春秋於小國大夫有謹其接內不以禮者有謹其接內不以義

藥盈奔

會商任

二十有二年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許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前段是不當錮意後引巫臣一段是不必錮意不當錮而錮是不仁也不必錮而錮是不智也然傳意只重在不仁上不知只

帶說不必分對

伯主講好而錮世臣春秋特書以譏之也

盈奔 商任 沙隨

伯主逐其世臣固可譏錮其世臣尤可責

二十有三年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晉藥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猶係於晉一句不必用

春秋深惡世臣為亂之罪備著伯國致亂之非

商任 沙隨 入晉曲沃

伯主講好而薄倫既可惡世臣復國而送倫尤可誅

齊侯伐衛遂伐晉



豹救晋次于雍榆

二十有四年

大飢

望國備荒無其道春秋直書戒乎後

二十有五年

公會晋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伯主貪利而廢天討之義春秋直書以著伯討之失

會夷儀 盟重丘

伯主貪利而成惡春秋所以貶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上傳則是與之同情句固是挑剔此題書同字然書同盟本是志同欲例程子以為同病楚不可謂其特為定齊書同也

衛侯入于夷儀

此題本只一意蓋衛侯雖以有罪失國而非若鄭伯之奪正以立者今既有世叔儀以守又有母弟縛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使能改過則國可復歸是有歸道而其義未絕也是以獨不名云其義所以未絕不在撫內營外意與義字不干觀衛侯蔑其冢卿云無罪便見以有罪失國非若鄭伯云也鄭伯為其奪正以立義不可以有國故雖國人君之諸侯助之對下撫內營外說或以衛侯為義之未絕望其過之能改分看殊不知義未絕內已有望之之意在矣



諸侯復國而義未絕春秋所以待之恕也

入櫟 入夷儀

春秋於復國之諸侯義當絕者待之嚴義未絕者待之恕

衛侯奔 入夷儀

以上孫林父甯殖對下母弟縛世叔儀作

春秋於諸侯因其有失國之罪而絕之深其有復國之義而待之恕

入夷儀 衛衎歸

諸侯始復國而義未絕春秋待之恕終歸國而義已絕春秋責之嚴

公孫夏伐陳 子產獻捷馳詞執禮以當晉者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題出門于巢只有自輕一意其見殺一句與非巢人殺之俱在卒字上見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林父入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大夫據邑春秋罪其不臣諸侯復國春秋責其自棄

衛奔 夷儀 衎歸

此傳聖人俟人改過之深云二句分屬上句是恕下句是嚴

諸侯失位而義未絕春秋待之恕復國而義已絕春秋責之嚴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二十有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興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衛殺其大夫甯喜

此與下縛奔傳皆于宋之中事也

衛侯之弟縛出奔晉

此題上衛侯無信而失弟下子縛重而出奔谷梁言縛之去合乎春秋亦自重信說小註留氏說太多

春秋責其國失待弟之道予貴戚得去國之宜

秋七月辛巳豹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題帶上會宋脚出重詞是多後于宋如首止多在前蓋首止無中事而此有中事 此題主責趙武合左師欲弭兵與楚屈建

請晉楚之從交相見本一串事實而重晉楚之從交相見上自

是中國諸侯以下事皆本晉楚之從交相見句說下的或欲以

弭兵而反致滅賴伐吳之禍以交見而果致如楚伐吳會申之

辱失輕重矣須要看而其事自宋之盟始句

中國交夷而奈夫大防春秋復詞以貶其大惡

會宋 盟宋 如楚 會申 伐吳 滅賴

二邊相照作各用書法

春秋始紀夷夏之好而貶之深屢紀夷夏之變而傷之甚

二十有八年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春王正月公在楚

春秋當歲首而揭君之所在者所以示存君之義也

二十有九年

公至自楚

閻殺吳子餘祭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伯主敦族而昧其本春秋直書以見其罪焉

吳子使札來聘

此傳論議摠是傳內達節而不守也一句之意非貶其來聘也為其辭國也非貶其辭國也為其生亂也辭國而生亂此春秋

不以守節賢季札而以達節責季札也自傳首至故因其來聘

而貶之以示法焉大約說按吳子壽夢云至因其來聘而貶

之示法焉按季子當時辭國之始終而究其生亂之由初辭壽

夢再辭諸樊三辭夷末之子僚四辭公子光而所重乃在辭夷

末之子僚上故曰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云以逃夷末之子

僚使復來君弑國幾亡之禍皆此一辭致之也或謂子貢問於

孔子曰云苟比而同之過矣論伯夷叔齊之守節而季札不

得比之所以然者以父兄之公心故當達節而不守也或曰世

衰道微云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論季歷武

王之達節而季子不能由之所以然者以其不知中庸之道故

不能達節而不守也此段最重季歷不辭武王不讓乃聖王中



庸之道惟其以此望之深故責之備也或曰以下至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論不稱公子書法之為貶要看季札讓國天下賢之句天下雖以為賢而聖人不以為賢也故其書如此自世之君子云豈不信夫以春秋賢子藏之法比而論之言聖人以時中之道責備季札非但以子藏之賢望季札也以結一傳之意。按壽夢欲立札之時諸樊餘登不能效仲雍泰伯之逃則季札自無受國之理其不受無足悔者諸樊子光殺王僚而致國季子而又受之是與於光之弑也其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亦理當如此此皆季子之所以為賢處其過只在餘未卒而又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上故傳特斷此時以為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又曰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云非至德也此傳與子同生乃經中大書法所謂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

賢者辭其位以致亂春秋因其來而致貶

突救 季子歸 屈完來 椒聘 術聘 札聘

欲知春秋待賢人與常人不同當知春秋以常人待賢人為備

突救 季歸 屈完來 札聘

事合乎義者春秋每變文以示義行過乎中者春秋特畧詞以示譏

季歸 札聘

春秋有異詞以表賢者之功有常詞以抑賢者之過

札聘 術聘 椒聘



禮異於夏者春秋待之畧行過乎中者春秋責之備

札聘 會奔 合

聖達節札聘傳意正是達節之道次守節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也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正守節之道也

春秋有以達節責賢者之備有以守節善賢者之長

三十年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未絕以去國未三年言去國三年而後君收其田祿里居石與盈是也故引以為照

春秋於大夫之出入也責其位之未絕誅其謀之甚逆

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遍刺天下之諸侯在葬蔡景公上見大夫以智帥人者也與下以為未之察也可謂不智句相應後不仁只帶說過或曰以下推本其所以不智之故當重不出宋災故止用諱魯卿與人大夫書法

列卿舍大而謀小春秋所以罪之也

三十有一年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